





農丈人文集卷之四目錄

序十二首

侍御四洲劉公考宦序

贈郡理秦使君滿考序

賀大方嶽又軒姚公以從二品考績榮膺

恩典序

浙上開府中丞劉公奏宦序

開府中丞劉公再奏宦序

贈浙藩左叅伯吳公考宦序



贈寧郡理張使君滿考序

贈郡司理張元訂考家拜 恩序

贈郡侯吳公滿考序

贈別駕施公滿考序

贈鄞邑翁侯考家序

贈烏傷張侯考家序

農丈人文集目錄卷之四

農丈人文集卷之四

古鄞余寅僧杲著

序十二首

侍御四洲劉公考家序

今仕得舉其職無負簡命至意者蓋無過御史  
矣何者職有不得言御史無所不得言職有不  
得行法御史無所不得行法故御史職內則職  
言職外則職法然而舉職難矣何者人臣非有  
天植則必有人畏夫烏能觸雷霆之顯不測而



甘以其身嘗豪者弄中是故嘯嚙不猛發踣躓  
不疾驅闐然自廢益與淹益肥安問職何如矣吾  
於汝南劉公益頓然異之方公初拜御史其年  
大亢旱焚芻利諸役繁興公上疏請罷工作勞耗  
無紀祇益災不可徵福

上大怒都給事賈公疏救奪公俸一年公是時  
號能謹論風采大著臺端云是時初用御史替  
漕漕政故壞而臺臣初出替權輕諸司多不用  
命公劾罷將漕宗後至者一人餘具論如法迄

今漕事大集多公所條振也已按關中剗直有  
度抗法於凶慙而開右吉人如恐不及奴而怙  
主威者囚而楔偷人者吏而墨者商而奸縣官  
縉者社而講張作逆者盡法之曰律如是延綏  
邊藏屋瓦偶脫落有穀跡中丞某輒嚴訊主者  
以盜狀上而藏金復不縮曰鼠輩次第漁軍餉  
盈之耳於是有一百凡逮部郎一人府通判二  
人大辟十有六人戍幾三十人公一鞠知其枉  
釋之或疑於 旨得無曰左公不為動曰律如



是是時邊郡瘠邑二歲輸積不入邑重困班軍  
入衛者嘗以次防薊兵重困公上其事裁邑入  
什二三而以漸撤去其軍於是秦中兵若民視  
公若寡育不勝德余在臺中奉公教令久諦觀  
公大氏脩厲介特謹禮自飭謂公不妄訾笑多  
循默乃逢蠱氣橫發至摘質宮闔夫奉不貲之軀  
不憚靡折此直幾幸萬一耳然乃為之謂公彊  
執一切不肯寬假乃又善變得情周爰而怒將  
之夫非入入之非出出之誰歟法者淫意用之

一旦忤貴勢人猜禍亦輒一日起公豈不自全  
然乃為之其舉職也如是今海內氣象疲蕭百  
執事委頓無精悍之色則以不脩守節約寘剛  
核審固之心故名實繆詩外內肆易緩急不為  
賴習所從來矣公任其危而後者有伉節任其  
倡而後者有緒圖任其鉅而後者有強力  
天子所盡以許御史公盡以報

天子無回無伏古所稱不二心之臣於公見之  
公真社稷之衛哉公既三年滿考臺中例有言



贈故述公之大如此廟堂知公方嚮用公更且多殊絕績尚嗣頌公焉

贈郡理秦使君滿考序

今世所稱居官有威稜用能操取一切立名赫然豈非郡司理哉董安于曰吾乃今知峭澗之可以為治也使吾法之無測猶澗之無敢入也吾治辨矣雖然國家懸三尺以防民豈以用民哉龔少卿治渤海請於宣皇帝曰固安之抑勝之邪夫雖理官亦佐其以郡牧者耳非有二繇

也是故覆之諸釐其溫若萬何之而非是其或不得已感烈加焉擬刃不留行則亦其劑道宜爾故曰推忠以及衆瘼自蠲不然者幾不倚法而行夫山駭挺走水駭橫逸倚法而行則其耳目在眩而其手足在鍛何特駭而已是直用澗道勝之也吾同年秦使君之推吾寧也大異是使君踈眉廣頷喜氣常滿大宅其迎款人殷法篤密若素昵者蓋長者也周書蓋云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潔必有難汗之色誠勇必有難犯



之色以彼其吉良可秉不闕故法如海常使沿  
洄出之法如山常使陂陀去之吾鄞父老每為  
余言使君為理則良司理嘗兩攝吾鄞則良令  
為理斷而不苛為攝較正而不擾蓋父老以其行  
事須之吾嘗究觀其所以使君所職在刑所計  
慮在刑以前刑可鑄也亦可銷也圖在夙昔則  
睹聽可馴教在渺微則徑實可柱比其溺而後  
宜如焚而後曲突其棟幾何于是使君條上八  
事又條上十事當道亟然之夫群不逞其始亦

未嘗肆然敢扞吾網也自隄防大壞潢潦盛溢  
於是在公奸公在私奸私安所不恣睢者使君  
條議行於是狐不馮其里鼠不喋其庾虎不咆  
其鄉吾左左無敢移而右吾右右無敢移而左  
所謂百廢舉還其真萬瑕舉歸其堅奸人輯而  
善人安夫及吾堂皇而曲直之何難者顧訊之  
於已業者遽而殺人禁之於未發者豫而活人  
故置桁楊梏拳不用棄鍤不贖直其細者也即  
記所謂意論悉聰明致忠愛猶在乃事時以若



所條上其為聰明何慧而其為忠愛何遠也是  
故法益尊事益集百姓益信于是使君推吾寧  
滿三歲矣今甲滿考則載冊而聽於 朝於是  
太府溫陵蔡公與其僚朱方陳公新都徐公薊  
門楊公屬余贈言夫使君盛有仁若玉其子尹  
既達於海隅輝我東南充乎天地誠 宗社所  
急吾寧安得久有使君顧吾願使君復來若郭  
并州之露冕撫羣兒而還歸其郡也此誠秉言  
特不敢言近 詔召拜臺諫歲有行不識今茲

或當來茲又不敢諛言然固前贊之曰以彼其  
吉良夫吉良固

主上信珪也發聞自海隅即 大廷諸君子疇  
不歸大美焉爾吾言僅是請以質吾府公何而  
賀大方嶽又軒姚公以從二品考績榮膺

恩典序

襄城姚公為陝之左嶽伯之又明年蓋歷楚右  
伯以從二品滿三載既上冢主者以例 請得  
以其典贈其祖若父俱從二品於都哉斯生



世之極諧而顯榮之上酬也夫外臣得封三代  
即藩叅或難之矧嶽伯邪何者嶽伯者外臣之  
峻秩也是故以卿寺以副臺以貳部胥嶽伯乎  
藉之嶽伯所之直傳遽人耳即欲少須寵榮若  
我襄城公可得邪然襄城公之終三年淹也蓋  
我

主上留之以惠全陝何者邇少司徒闕主者請  
以其中丞充

上曰其中丞資未及其勿以充自今巡撫必三  
年乃遷其著為令於是諸巡撫率久次而諸嶽  
伯亦率久次襄城公即欲無淹關中能邪故曰  
主上私關中故淹公余仕也晚不習襄城公既  
入關中隨襄城公之後請事於今中丞太康王  
公凡十六日而余以校事別去公內整外和規  
恢大而理密與吾儕訢迎無迂及入而請事指  
堅瑕條良窳計圖所便不便眉輒揚氣輒上語  
盡而止不留纖暖肺腑間嘗斥羨鏹以急公  
上蓋其守官又若是大抵公為人寬博有度不



屑用苛事必依於簡語必依於厚是故與之處  
不覺鄙薄為消余旬日間得公董董如此烝民  
之二章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公其柔嘉者  
與其三章曰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蓋公今日事  
其六章曰來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公將是矣  
前是公之先君子初官送評諫

武廟南巡受杖

闕下嘉靖初官兵曹議

大

禮不合又受杖

闕下嗟乎使今日有是不藉

為清漢之翼負風彌大依日月彌近哉乃送評

公一再量移僅少藩已爾

國家持左券以質

責有位思得奏蓋不二心之臣與之共易海內

乃今視廷評公直遺跡置之何也意者其在公

乎余觀古茂明之士致專懋布大愿寵著曷祭而

盟神明豈嘗僥幸萬或一然迺上帝固已鑒在

之美少藩公歸二年而公生生二十年而少藩

公捐背又十二年公起家進士累今官洞酌之

篇挹彼注茲可以鱗鱗天之說明甚蓋公今日

奉精精饗宗祊始食其實彼煒乎烈哉公為小



狀狀其先終之曰吾先子之貽也夫姚之德美  
所龐洪遠矣

浙上開府中丞劉公奏家序

今天下節鎮林立矣乃其藉力宗鉅而績用洸  
洸乎大也孰以之蓋吾浙以之吾浙開府劉公  
獨多之今人謂節鎮所為章徹遠聞大抵在聲  
容間夫人臣固將秉貞而盟諸天者也夫豈曰  
朝發一虎符焉暮馳一羽檄焉即聲幾駭矣譬  
壘霆乎鼓之旌幟電乎舞之即容幾肅矣蓋不

然其諸肫信恭懋爰篤為之經而勤有攸濟猶  
不得已而暴其志於百姓又不得已而獻其誠  
於山川鬼神又不得已而敷其賢腸於狂狡之  
童嗟夫人臣何敢言匪躬然躬不匪烏可語於  
事天明也吾浙蓋熙然泰爾無九塞番戎恐動  
我無百粵之徭若撞與夫峒黎汧狃竊騷我特  
不幸與高句驪共海遂同其棘高句驪不靖諸  
節鎮高枕已耳夢不在鴨綠以東而浙獨奔命  
不得休暇高句驪既靖諸節鎮空首北向而賀



而綜其平彼爵與燕飛而易所宰割疆事者安  
所坦然舒其四體然非公其誰籌燮勉應所可  
祛所不可帖我於寧宇趙翁孫有言動善於外  
斯福生於內於是公開府五年矣高句驪之事  
贊其武終今年

主上大詔更新沛德寓內行且與土事迎其福  
始是故五年間浙之藉公若幬不可一人無覆  
今年浙之藉公若離裏惟恐一日去公夫一日  
去公而安所庇命也嗟夫是浙人之極思也謹  
使顯揭于我東土之采逖云

開府中丞劉公再奏宸序

涿郡劉公由奉常秩御史中丞開府浙上蓋自  
闕逢敦牂之歲逮於今總凡六年矣不佞寅竊  
憶 近旨撫臣必滿考乃遷公今滿再考矣頃  
者廷尉司農闕天曹以公名凡幾上迄不下  
主上沛德於萬方所以第祿吾浙意甚盛顧獨  
久淹公於是都護李公聞余言乃大詫余先生



必非浙人也胡獨忍開府公去浙也夫浙之建  
牙才四十餘年論往者俘馘功無過胡少保至  
逾二萬有奇當是時鯨鯢盡而東南之財力亦  
竭其後諸公不過申屬要束慎固封守告畢事  
而止故諸島橫其亟在外禦諸島戢其務在內  
綏今諸藩具稱吾浙力頗羨故能無不知開府  
公累歲勤恤殫瘁乎其間故繙至與之汲之釜  
鐘至與之槩之我不至損人遂以為果足活也  
曩者公初蒞浙東甌造報俘公策之關酋方請

對寧遽自敗廉之果琉球貢艘也海上大驚公  
真神人哉於是疏請護之歸所全活數十人今  
年番舶漂入回浦諸余皇奉公令無敢陵害得  
生還余翼然肅之曰斯濊瀛其煦及鼉鼉島以  
外者邪顧聞其巨都護公曰詔示知者兵耳自  
兵以外烏能測之雖然某執鞭弭走趨下風亦  
既有月日矣請以臆論夫諸藩謂我足活者誠  
謂公東顧頻也夫  
上命不可違也是故南原平壤登萊旅順諸所



何之非吾浙襄之然未嘗虛五邑內而應之乃又以漕折及歲織而北顧遂為北圖以採木而西南顧遂為西南圖總之疆事而敢作內外觀夫海之費大抵可知自將卒舟楫經費已數十萬可堪溢額公於是裁去凡十萬五千其為澍頗沃若余先生柰何濂瀛視之邇者兩瑞之遣非恒所覩聞衆庶惶惑莫必旦暮公抑心而與語拊襟而與謀若身履蔀屋之下親聞噢咻面相勞苦以為官家下令如流水不可如何人人感

公溫款甚於再生戴記蓋贊姬公人臣捐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而况迂其身以為其君夫堂堂執法剴斷在手而令之迂而從事故公之威名桓桓黃鉞震疊方夏至其獨坐鈴閣虛徐切憺寧一息不借赤子周旋邪不佞又起而再肅曰固謂公恭愨今而又得其報貞若是夫以例公再奏考即勲部宜論勲封部宜論封蓋功令如此昔者寧夏之役武昌常中丞公以助勦捷聞蒙嘉賚今東征勞勲殆居五六樞密方程功



宜有特典恐不止如常公都護公曰人臣力曰  
鞠躬心曰奏蓋余先生徒較玄菟外事不為吳  
山漸水一表公此心邪余又三肅曰皇天孔明  
及爾出往

主上睿聖日監在茲行且召開府公還臺顯章  
厥代是可券已於是都護公再拜頌公遂以余  
言為之介云

贈浙藩左叅伯吳公考家序

考績昉自有虞氏遂以憲造周稱計典蓋祖虞  
帝之樞故曰家不家殿不殿雖堯舜不能化天  
下顧其時所謂二十功者堯固已蚤悉之何俟  
攝公然必攝焉乃堯并舉豈其時課猶未立邪  
謂且行音不如執方邪漢屬大創之後網漏吞  
舟然不至如黃熊貫於羽淵之久也唐制家近  
古其考節度使上銷兵者而下邊功者考觀察  
使刑省則中稅辦則下大抵綏靖元元之意在  
職以外故西京得唐虞之簡而貞觀得其要課  
法莫良焉若吾浙左叅伯吳公蓋有虞十六族



中一人也。前是公以副臬按浙左總今六年而寔以左叅伯三品告滿。余寅曰：國初嘗久任云。今銓曹注擬多不下，轅過則經涂，闕天際寥廓，即有翔心，其如何矣。往時叅伯多不滿，遷去今往，往告滿，倘以陝蜀例處，公即加公臬使令之。久吾土乎？於是明郡吳太守安國曰：若是下吏，幸甚。蓋公之尊人教授台，公寔生於台，其後公以副臬來巡察台。余時寔稱疆吏，或曰：台於近則遐我，明今茲越於近，則又遐我。明河誠潤恐。

勢不並福也。余謂不然，公處慮平漠然，靜僊於事，無不矜重焉者。於法尤兢兢若懸物，無附着以聽嘉石之自出入也。端若天表而暉曜自發，用恭恭身用約約，下所至儉率，壹似儒先生庶幾羔羊之節，克用自律而風行乎百城。吾屬負繩而趨，無敢忒冒，蓋嚴若昇，又計以今海內彫瘵，小民莫必其朝夕，病在上之人，輕言便宜而啟諸不逞心，故諸言利弊者一切謝去。公所為固蘇元神，保完地，蔽杜絕涯端，孽不得作。某寔



深心欽之故公南在台北顧我明西在越東顧  
我明誰謂公遐寔晉我宇下而漬殖之今者某  
亦遂告滿矣若不佞將無藉公為閩邪余寅曰  
固也夫察察者缺汶汶者沒吾敢謂公有赫赫  
名哉公且溫寬粟劑陰量陽無令過洩太上醞  
釀奉順大當是以下鮮坻鬱無及於菑沴所謂  
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鴻寶言之類善物以混  
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不識十六族厥  
究向若乃帝旌功施慶宜有攸底故茲頌吾浙  
人之大願與夫之大信也夫吾兩人胡敢以哆  
口事公邪

贈寧郡理張使君滿考序

蜀渝張使君司理寧郡既三年直指使者署上  
考臆諸理官稱寂不翅吾浙矣於是四邑之令  
長若慈谿黃君元勳奉化朱君萬齡定海時君  
偕行象山朱君自新謂寅是惟吾儕徼天之衷  
以獲趨走於使君之末鑣朝夕矚我而使君既  
滿考矣顧其駢烈粲若繁星不一揚坵之行且



內召置筵於尚方使君之幸吾儕何幾也敢以  
煩墨曹往讀孟侯誥罰與德並衡而稱庸庸祇  
祇威威參兩無頗何以謂也諸見執擊塵涌慮  
不克勝黔首曰於理也宜又見蹶款諦覆不憚  
委悉至於流涕曰於理也或非宜夫於理宜之  
庶見威於理或勿宜之而究厥宜之庶見德兩  
者是刑詔也使君英顏業業聰明不借而原本  
信厚盜手以溢不可但已乃有風霆一縷可念  
隨之雨露不歎於吾郡又奉檄走他郡不歎於

吾鄆及四邑若還陳朝鳳田禡姜松奸冒釋郭  
璽所誣訐二十餘人至他邑若壽昌絞罪囚鞫  
如律近又平亭吳興諸逢掖事無激詭蓋為中  
丞驟與直指使者馳是効與宣乎抑其細者寅  
嚴棲久不習府庭諸大政而竊觀使君丰神大  
良夫玉壘而獻采是故邇有暉遠有象大河喬  
嶽合而敷潤烏乎馬恩之道固然也夫為中丞  
馳與夫直指驟也者豈其漫然不究攸抵是故  
代治粟亦刑粟而德粟代治兵亦刑兵而德兵



語曰斷指以存脛以免於身者全矣不廢柑勒  
謫隱挾微納諸刑罟將吾志寄焉是故宛曲濡  
忍若亟若徐若慘若舒敢田之其需淫威而倚  
法以削詩人所以式歌且舞將無在使君邪寅  
蓋嘗從諸大夫之後竊聽使君語其攝郡時才  
三月用贖鍰諸穀幾五千銖矣又斥以課農士  
給需其日為之雌黃付之剗剗以為永式近者  
捐俸梓某生詩籍且又幾數百銖使君之操槩  
無緇於其躬而有逮於吾郡之士若岷美哉使  
君用吉德以持憲又砥其廉貞以植砥瑩彼珪  
璋輝我甬上吾固謂使君果然大良也諸大夫  
謂何於是四邑之令長偃僂而稱曰俞乎是吾  
儕所謂矱也不日者使君即內召而矱固若皦  
日庶幾奉以周旋無敢隕越微墨卿之鏗鎗之  
也幾無以斃九臯之問矣

贈郡司理張元訂考官拜 恩序

郡司理張元訂氏既官三年考牘上考功以移  
司封得贈其尊君文林郎府推官母沈氏封孺



人夫我 國家錫命內外臣亦大侈重矣錄其  
身又推及其所自身周官三載大弊君羣吏之治  
而殛賞之鄭康成曰凡大負不特廢大勩不特  
置謂賞更溢也豈所謂寵及其所生者邪令甲  
諸郡邑滿考再列薦剡輒得封其父若母其得  
之其墨唇祝腸而低回歲月者邪其矯厲奮作  
嘗不在後輸者邪吾皆勿敢知顧李官之得之  
常什九而今長什四五諸有司胡得輕歎 天  
家勅也夫人臣蹇蹇自竭若驪鬪主上舊之自是

不售亦自是我躬之不恤而心則耿已柰何辟  
疆王之艷然怒其臣過之對也吾謂元訂氏茲  
日蓋悲喜洋焉張自曾大父至於尊君世業儒  
尊君先生抱志澡潔砥廉務施產落不問侮奪  
不校有儒行母夫人佐以簡畷居常布素無華  
蓋至於元訂而後收儒效吾以曾子與南游楚  
轉鬻百乘之日思之元訂宜不勝悲母夫人戴  
翟冠披霞鵲帔念兩白髮不並輝此堂也又如  
何為情美獨計悠悠昊天幸酬先志光昭義訓



此元訂之私悰吾輩俱應有之願何以謝

主上假令母夫人指命服問元訂吾聞冠有用  
翟五今胡二也即金不至奢安用抹爾謂吾家  
素儉邪帔有用翟何鵲為不知元訂安所厝答  
美往元訂奏余贈言董董非有鉅金者譖之  
典記乃知元訂嘗平反七重辟掩骼至七百櫬  
償郵鋪戶逋金無慮千勾稽象山田籍無坐累  
者五百家表著風烈其始若露津條而後乃濺  
然大沛不特吾寧又漸美浙東西是故醫者願

埴園士願棄其頂踵報塞再造恩愿肆願大出  
而與官市余因之竊歎賢者臨政自有真此尊  
君先生之志母夫人問言盖誨之周旋無隕初  
盟乎援神契盖云士之孝曰究卿大夫之孝曰  
譽卿大夫治行布滿聲稱浹乎遐邇則其親安  
故曰譽士始登朝審資厥考鞠躬明庭則其親  
安故曰究元訂氏究乎譽美慎斯繇也以保貞  
固豈惟石窳之紹抑又寢丘之爰始乎

贈郡侯吳公滿考序



昔者顓孫師問所以官仲尼曰安身取譽為難  
師更請之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一有怠  
勿遂行事勿留人有過勿發失言勿倚務此入  
官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夫至德不問毀譽聖  
者何較譽也豈有槩於麤求郵戾之謠而發斯  
語乎他日告魯公曰在位不獲上民不可得治  
也則信乎譽之難也於是郡大夫吳公守郡滿  
三年矣課家美假令臺察十按部當十薦今僅  
齟院一疏上聞當路遲惜之譽不翅顯矣於是

郡丞馬君復淳別駕施君朝恩歐陽君燦謀贈  
言於余余辭不獲則拜手請借前志揚譽命焉  
夫人性行犁然互殊之其任寄恣情所如故或  
宜剛而柔或宜弛而張或宜繁而簡或宜速而  
遲猶求解微繆而務勢之其何膠之可理烏乎  
睢盱萬人之上而號為安吳太公曰固也吾敢  
謂二千石果貴倨所為蒞官行法一切擊斷而  
收馮胸臆而肆將之其見效寧疾於他人乎故  
遇事無敢以捷鬪之無敢以躁嚮之無敢以亢



爽暴利干之其於人偶有聞若無聞也一時為  
之蓋終身為之衛若采若屬咸沃之德至於兩  
造在廷既出之猶若入之既入之猶圖出之曰  
赤子何知吾令分背而去耳太公曰固也民吾  
子吾治也文武吏吾百執事吾治也乃悍兵羸  
卒無不仰活我內不逞罽毳外不逞駕鯨  
波而舞乃至淄流不遠燕齊秦晉數千里而蠹  
我商舶自扈海而東吾要束也又自甌海而東  
吾要束也又自閩海而南吾不識衢道所經葭

我厲禁一至此是故其自律以儀我否臧以譙  
訶我此仲尼之所謂難也吾始拊之使不競漠  
之使不辟廓弘幬幕歸其區域卒衍以喜無失  
厥所凡此不敢謂善而頗遵循勉焉彊教無執  
固陋鬱湮歲月故夫勿倚兩者大都以示厚勿  
留之四者以處恭故曰其誰勿敏貴在勿苛其  
誰勿明貴在勿察其誰勿寬貴在勿縱有之以  
為主本無之以為輔行公之所以淋問旁魄當  
途口信他日者毋惜高秩以寵大良醫系茲不卜



乎於是三君俯然端拱曰唯子之言不野矣顧  
何以砥吾等庶幾無羞我太公余又拜手蓋仲  
尼嘗稱顓孫氏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敢  
問諸大夫何以後先我太公諸大夫政平光且  
萬里輝當千仞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太公寔嘉賴之三君又俯然避  
席曰敢不拜教遂為贈

贈別駕施公滿考序

夫政之有茂建也蓋在所勝之美或問長人者

按事而傳理誅於古之名德以為之型鑊而附  
義以動茂勿獲矣而烏云其勝之蓋鄭僑有言  
維農有律政寔如之如畎之有畔思其始而圖  
其終此勝之說也是故所齊乎稜厲冒伏則遂  
以稜厲勝矣所齊乎寬慈閔覆則遂以寬慈勝  
矣顧夫一者之執而兩者之莫劑是故不傷之  
缺折而溺之蕭弱萎弛而不振於是勝起亦  
以勝靡術固不可不諳也別駕施公之所勝之  
安在哉我聞曰書契章而信立權衡出而均立



法制禮度陳而準立此民人之戴而共社稷之  
器也漢永平詔書不云乎吏不廉平則治道衰  
是故視齊民與鄉士大夫等然後平視蓬蔭戚  
施顛連無告與鍾鳴鼎食者等然後平視謗詈  
我者與譽我者等然後平中無滯滯外亦無蕩  
滴以栖於無何有之宮斯足摹也別駕公於已  
處性於人處情謂公威稜不可犯乎十不得一  
然公卒難犯謂公守慈煦人以和一數之可至  
八九然欲遂以名公又似不盡蓋公有周心者

得之自是不得亦自是吾接公取踈而觀公審  
公氣仁其示人溫以暎與之語與其顏貌稱也  
退而察其行事又與其語稱故謂公不欺居常  
無批腕以喟無擊節以賞外若無可不可而中  
寔有概及貴勢臨之不為動故謂公不惕要之  
於平殆循循乎爾公別駕吾寧滿三年未嘗得  
罪於大家與百姓古之仕得大家難今之仕得  
百姓難公不緩催科不廢箠楚而所在稱理臆  
無誹吻亦無疵此豈倖然得之公嘗署慈邑慈



人宜之今署奉邑奉人又宜之寧五邑奉家難  
治余之先奉人也慈人宜公多大家大家曰公  
善用簡矣奉之宜公多百姓百姓曰公善用靜  
矣書曰人情大可見民可近不可下唯平者能  
近之公近民者也故於公之滿考也請以平頌  
焉於是公之屬鄞令公翁君憲祥徵言為賀遂書  
此以貽之若頌所不盡願吾令君更僕盡之何  
如

贈鄞邑翁侯考家序

懿爍哉古賢哲之標表人國也夫今代胡猷寥  
寥寡聞是故其上者陽奇淵靜光輔三五之畧  
下猶不失為良令長何者其所握要也夫王人  
即敘莫非秩矣朝受詔以往夕惕而揆之莫非  
績矣顧夫斤斤奮翳之間是尋是尺忻用以為  
章代漫不識康達為何術則瑣之乎夫也其無  
乃未睹於天行地寧出雲表之思乎是以聖人  
箴警言兢兢焉曰行必慮正無懷微倖刃利皚皚  
無為女鬻事莫不有大者是孰洞精是而迪則



是吾以為翁侯其幾也往吾初見侯首舉海內  
某某問侯侯不應吾恍然自失是時已謂侯嚴  
已而聞侯敷政疏釋百姓之細過而糾正不赦  
興示懼逞禁示懼淹藉一邑之庸調戶告之曹  
史無敢挾立心不欺作事有條次照人不特見  
鬚眉校藝文若烟鑑物色雅流不難折節不惕  
執禦於介特宦隱吏事可謂孔脩夫此直眾人  
觀侯耳吾得侯廣廷稠列又於其獨不徒論議  
又於其躬侯蓋鉅人也吾嘗舉是語面贊侯不

一俯躬謝豈謂余言非佞邪夫刈麥小者也安  
子賤懼民有禍心至使季孫懼恐思穴地以免  
此謂體也去一老僮丞小者也黃次公迄以無  
傷優容之此謂體也與兒期小者也郭喬卿以  
刺史之尊須期乃入此謂體也故得其要則順  
風而呼聽益遠登高而指眸益長不得其要即  
潤之勤濊藏不見德雍之畫癩羸不見威故曰  
惜于嚴虛括夫蹠實一既宰而萬自隨之道也  
吾觀侯無需而以刀口孽無夫以起羞無渙以携群



無盡以留慮以濶略用智以調劑用勇之日也  
侯自張而自弛之緊誰知故曰鉅肆維時海既  
安瀾矣又輸我三熟野既銷壘矣又奏我九登  
夫萬室烏能畢給諸冠纓烏能盡式於彬彬禹  
去堯舜時猶尺咫猶塵嗟息曰我實驅之吾儕  
小人胥有寧宇以無咨於寒暑之愆水火之不  
時其誰怙之然後知雉馴於圃田虎渡九江去  
鳳凰偏集於潁川以此相較彼徒聲我食其實  
也收責孰多夫斯執政之樞也今執政有途

儕不敢聞即不敢顛侯其可券也酌天上施其  
瓊闥之鍤臣乎其焉往於是侯考三年寘矣爰  
敘其說而歸之

贈烏傷張侯考寘序

今之課吏治者豈不以績効茂即隨而旌幟之  
哉余以為得百績効不若得一標槩夫盡瘁職  
下俛焉若追無惰於夙夜上以遵奉令甲日務  
惠利百姓夫非顛治之主所庶幾一見者哉然  
可謂率厲苦身自竭不識厥衷何若凡人始登



途未嘗不迅邁而後乃少弛習見白日以為故  
常不復矚然自砥又不識厥終何若湜湜厥吐  
不尋其源徒循其委君子不能無餘嘆焉若夫  
本之天情敷以愷悌為龍為光為世綱紀稍盱  
未嘗不在吾君而非以或矯稍俯未嘗不在吾  
民而非以或沽視囂如寐視失如得而不以改  
其故吾若爾人可以登赤墀亦可以嘯長林與  
灌莽為伍何者官非我所愛也課吏不當若此  
邪若烏傷侯其庶邪烏傷古網封其地多嶺嶠

蓋越徼以西其人樸重負義健決有其君子之  
風侯為令先澡身而後議政其為政先本教而  
後末業於士先講而後肄峻為之防而宛為之  
導於民先訓告而後刑罰苟可以衛腹心驅災  
言雖土毛不忍捐也雖乞靈於山川鬼神不敢  
憚也居嘗好古誼事豈世下衰遂無顏烏龍丘  
萇其人歟於是聞某孝亟禮之問之某清脩亟  
身請見之倣文翁講堂故事日集諸弟子其中  
儻所謂仁山白雲兩先生再興起者節約自警



遇事有操執論獄惟所安不外撓尤不輕役作  
其所須隄關其所須梁其所須宰臯良不可已  
必助若因順流與之更始僉曰不擾太史公傳  
循吏詎無赫赫可紀者乃董董於亢法握固特  
嗟美焉由此言之上臣自有標槩非庸衆所知  
至孟堅氏傳漢諸吏固多醇嫫足師法然不能  
無揉雜吾以是慨世風焉堯舜之廷能譽罵訟  
為啟明象恭為鳩僞而終不能毀邁種之英輕  
加點蔑柰何 聖明在御諸部奉四聰以聽於

方國而謂侯有他是謂庚辰擅縱巫支祈而隕  
斃藉金匱竊寶符而逃也於是邑中父老子弟  
無慮千數百人相率控於當路之前無不號籲  
稱冤者當路知侯審對之動容故曰無謂天高  
首不及搔無謂日遠瞳不及轉誠其明信乎泮  
哲良白著有攸爾也於是侯滿三年考美邑博  
士維洪氏世禎氏兆文氏戒幣屬諸生李洵璫  
請文為頌余烏能文抑聞之孔明先生有言萬  
里之行始於足下侯且乘扶搖起遂登琅霄如



其平生所志寥廓無際子環足下勉旃益務端  
恪以克當上心哉侯姓張氏籍閩之溫陵戊戌  
南宮第八人子環其字名在南宮錄中

農丈人文集卷之四

書記周禮寫



卷之四